南渡錄

南渡錄卷之二

大理寺左寺丞前工科都給事中臣

七月丁亥祀高皇帝以下於奉先殿以大祭以太廟未成故也

命暫停緝事衙門以五城御史糾察

蘇松巡撫祁彪佳言洪武初官民有犯或收繫錦衣衛當事者因非法凌虐 高皇帝乃于二十年焚其刑具送刑部審理是祖制原無詔獄也後乃以鍛鍊為功羅織為事雖朝廷爪牙實權奸鷹狗打椿追勒承招以

指授定雖舉朝盡知其枉而法司無敢雪冤酷慘等于來問平反從無倖赦此詔獄弊也洪武十五年改儀鸞司爲錦衣衛爲常直駕侍衛未嘗有所理議迨東廠立始開告密用非而打事件得賄而鬻刑章無籍兇惡倚籍投充緝事士紳交通倖免飛誣多及善良赤棍立斃巨萬招承多出于拷怨憤充塞京畿欲絶苞苴苞苴弥盛欲清奸宄奸宄益多此緝事弊也若夫刑不上大夫祖宗忠孝立國之本及逆璫用事始去衣受杖刑章不歸司敗朴責多及直臣本無可殺之罪乃加必死之刑

當其血濺玉階肉飛金陛班行削色氣短神搖即恤錄
隨須已魂驚骨削矣朝廷徒受愎諫之名天下反歸忠
直之譽此廷杖之弊也疏奏閣臣曰廣擬革不允諸內
臣竟乞曰廣疏奏甚力有緝事不除宗社且不可知何
有廠衛等語乃命五城御史體訪識者已知廠衛必復
矣御史朱國昌言臣奉旨後傳聞仍欲設立緝事差遣
內使然欲否耶國朝自設廠衛以來但知利于得奸不
知奸愈多愈不得此臣請備言其害緝事之權授之刑
官理刑之權付之辦事番役一出飛以擇食首告日熾

捕影為上私刑酷拷吸髓朘膏鎖放自繇輕重任意口詞誑辨有無爰書一任出入下自黎庶上自縉紳同沉黑網矣至于各衙門審事家縛有人立其公庭名曰聽記各犯情詞與問官讞語一一錄之若非各有夤緣遂其嗜欲則增減捏報且緝獲有功例得陞級于是網羅四布劫賊捏款大起株連積成一卒之功孰計萬人之枉至使無賴廝役儼然冠蓋金吾抗衡紳士名器之濫尤可惜恨若夫內使銜命緹騎奉差所經地方道路以目甚至驚惶逃竄聚集傳訛連禍無已誠非所願于聖德重光日

也報聞

升國子監〻丞陳龍正礼部員外原任臨川知縣張采礼
部主事後北兵入嘉興龍正居家病瘧感憤不療死

加去任吏部尚書張慎言工部尚書程註太子太保子廕

巡撫湖廣何騰蛟疏陳守楚要着以固長江從之

言楚地上自荊襄下帶蘄黃沿江二千餘里自非于扼
要處各設重兵宿將一處疎虞全疆潰敗除武昌為全
楚根本已有鎮臣左良玉世守外其餘扼要之地有四
一荊襄一岳陽一承德一蘄黃荊襄全楚門户在所必

争但目前尚稽恢復則兵將安排無地防禦之著宜併
力于岳陽議總鎮一員統領水師五千馬步一萬直抵
荊河口灣泊于監利公安等處以防狡賊之順流馬步
屯札于城陵磯以應舟師之声势水陸俱備則上流固
承天陵寢所在新難聽賊久踞然未可輕率其原設總
鎮應駐兵于仙桃漢川而處內固漢沔各湖之險外連
承德各縣好義之民以守為復局從此定再如德安與
蘄黃皆属咽緊惟是蘄黃近而德安遠守遠不如守近
宜設兵一萬總鎮一員為之駐防起自陽邏團風道士

狀以至富池田鎮清江各要口皆扃其牿而更聯絡新黄山寨作我外援則下流固若肚腷中原固有三路並進之功即暫安江左亦有萬里長城之勢疏奏命議行

戊子原任大學士孔貞運卒

諡原任督師兵部尚書盧象昇忠烈

此諡不可少

象昇以丁憂督師死賈莊之戰 先帝時贈太子少師至是補諡

起用罷廢各官復原任左僉都金光辰原官候闕用光辰 先帝時以御前救劉宗周故謫餘皆罷廢或降調

省內胡麟生胡江係擬科先未蒙點用御史徐殿臣係
倒轉兵部郎中陸耆飛家居以懷遠庚帘亂緒薦皆復原
官時起用給以獨原任兵科沈迅已蒙 先帝褒召尚遺啟
事後擁堡自守抗北兵堡破闔門自焚子弟皆被殺
升李之椿光禄寺丞
之椿以吏部降
己丑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疏陳國是
正宸言今日形勢視晉宋更艱難肩背腹心三面受敵
而悍將驕兵漢無足恃豈真虎踞龍蟠為建之業哉而

當事泄泄偷息何也遥望故都傷心龍黍夫亦念祖宗弓劍所藏乎　先帝先后殉社稷之烈乎青宮二王淪陷賊豈望援噓涕乎從君以亡者守正諸臣冤慘乎三百年生養黔黎盡為被髮左袵乎兩日來聞文吏錫鞶矣不聞獻馘武臣私鬬矣不聞公戰鬭老成引遯矣不聞敵愾諸生捲堂矣不聞請纓如此日望興朝之氣象臣知其未也今宜以進取為第一義進取不銳則禦守不堅且事會之來間不容髮比者河北山左忠義嚮應結寨保聚擒殺偽官為朝廷效力若不及今電掣星馳

伏冀仲討是劇天下之氣而坐失机事也宜亟檄四鎮分渡河淮與河北山左恊力互為聲援使兩京血脈通而後塞井陘絶孟津據武關攻隴右豪傑並起賊不難旦夕殄矣陛下何不縞素親率六師至淮上豈必冐矢石躬戎行我聲靈所震人切同仇勇憤百倍也

庚寅升應安巡撫左懋第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經理河北聯絡關東軍務加馬紹愉太僕寺少卿兼兵部職方司郎中陳洪範太子少傅欵北

書稱大明皇帝致書北國可汗以銀十萬段絹各數萬

蘿石先生伏節死義不辱君命此出蘇武卿往之上

行又賜陷北諸臣及吳三桂詔諭通和意懋第言臣此行往問　先帝后梓宮又問東宮二王消息當哀祈往詆不敢辭但臣銜當議臣同行之人不得不言臣銜以經理河北聯絡關東爲命帶封疆重寄之銜而往議金繒歲幣則名實乖況以北銜往虜所將先往奪地而後經理乎抑先經理而後往乎此銜之當議者也若同行之馬紹愉即臣壬午年所特糾紹愉赴虜講款奴顏婢膝許金十萬銀一百二十萬虜送之參貂無數今復緣臣疏言中國寬一馬紹愉北廷添一中行說而紹愉

遂應解回籍矣今與臣駢鑣出使可無一言哉如 皇
上用臣經理祈命洪範同紹愉將使而假臣一旅偕山
東撫臣收拾山東以待不敢復言北行矣如用臣同洪
範北行則去臣經理聯絡之銜但銜命而往謁 先帝
梓宮訪東宮二王消息賫賞吳三桂并宣酬虜之義
而紹愉似無可遣也疏奏閣部俱請止紹愉改用原任
薊督王永吉詔遵前旨懋第臨行又言渡河而北生死
未知猶以辭朝之躬効一言臣所望者恢復而近日朝
政似少恢復之氣陛下時時以天下為心以 先帝之

雪北京之恥為心膽　高皇帝之松楸而即念　成祖
列宗之陵闕現有黍離之痛撫江上之恭祧而即念河
北山東之赤子恐有左衽之羞臣更望　皇上命諸臣
時時以整頓士馬為事勿以臣此行為必成即成矣勿
以款成為可恃必能渡河而戰而後能扼河而守必能
扼河而守而後能護南都于萬全此一定之理勢也若
臣原請者收拾山東結連吳鎮并可取臣母骸骨而今
以酬北往內痛于心惟以不辱自誓以死自矢以報君
之命而并完此父母所生之身死無恨耳末又云　先

帝徇難日炎孫詩臣少忠遠如河北之地雖在遠而切

一忠直如汲黯之流雖逆耳而其論時以為名言或語懋

第以宋富弼使契丹故事懋第曰此吾屬耳非契丹比

雖獨車中一步亦不可其矢志如此

安廬巡撫張亮以閹逆可表請任辦賊所向進討允之

尋召亮入京議既而不果復遣還任

補原任刑科李汝璨御史黃宗昌原官

汝璨　先帝時以建言處

命總兵劉肇基駐防揚州

辛卯補原任工科陳燕翼原官

燕翼　先帝時以劾黃澍冒功謫

升户科都張元始太常寺少卿

壬辰贈先朝名臣吏部左侍郎葉盛為吏部尚書補吏部

尚書瞿欽順廕署銓頒揚時任礼部時題請未稟人以

為贈廕吏部事也至是揚時署銓復為題允然逺年補

廕人爭覬覦矣

定守護鳳陵戍兵五千人

追謚繼妃李氏孝義端仁肅明貞潔皇后

授進士陳震生等中行職班三詔

震生汪鉉盧象觀張嚴之王鳴珂歐養素六人皆應授邑令至是借差改京職與大理寺丞詹兆恒等同班招

四方

命嚴汰劉付武職非兵部督撫總兵等官不得擅畀

原任戶科熊汝霖疏請喚群迷昭旦分俞之

疏言當事諸臣爭誇定策罔計復讐廢堂未已且為關心噫此亂坤何等時不刻刻籌餉議戰議守如何防江如何守淮如何控荊襄如何定齊豫如何使諸鎮賈勇

比喻痛切

北伐冊懸：江左而一味招接喉露盡張拳始武與武武爭從文與文關清夜自想究有何助是盜已入室而奴且鬭庭主人翁使旨聽之天下事其有濟我工科都李清亦言 先皇十七載宵旰不以興以亡人知其故乎或傻步低言情舵燕雀則其罪在議戎露盡張拳毒生蜂蠆則其罪在龍舉之籌兵畫餉之心不勝其抒祿國寵之心與公社樹幟之心而如醒如嚏以貽禍宗社是前車也今在庭諸臣不此之鑒而泄沓如故水火玄黃又如故豈忠 先帝時事耶一時心涎利名見分

吟哦諸臣之舌戰何猛然究竟逆闖一入蘭艾與玉石俱盡而迄今時移事換猶一夢也將舉半壁山河不供諸臣之全擲不止乎無以調停起紛囂無以姑息滋飛揚可也疏奏俱俞之

癸巳鎮江于永綬等兵亂

督輔可法部將四人劉肇基陳可立張應夢于永綬皆以功遷鎮帥加官銜而永綬猶傑黠相與統騎兵百餘舟二百餘從可法北征駐紮京口會浙撫所調都司黃之奎亦部水陸三四千戍其地之奎安靜獨鎮兵橫偶

一騎買民瓜半予價民詈之刀砍民浙兵怒縛買瓜者
拉江中遂大譟六月二十六日浙續發防江兵至守備
李大開率之怒鎮兵衡道砍其馬殺兵二三人馬負創
馳本營鎮帥知有變率兵與大開相拏他浙營坐視莫
援大開矢洞脅死鎮兵乘机焚掠死者約四百人搴擄
財物撫臣祁彪佳聞亂從蘇郡整部伍疾至永綏等兵
聞風亟遁彪佳兵追之所收資貨衣甲甚衆奏聞命四
將由六合趋可法軍前聽核治而已未幾移駐儀真鎮
江民始安原任戶科熊汝霖言兵至今日百姓視如讎

朝廷畏如虎矣成謀國者始為養癰之術以苟且目前而直言無諱者一觸其鋒身家之禍立至臣新自丹陽來知浙兵為邊兵所擊大搶民者十餘里然邊兵同守地方何得輒自焚殺聞邊帥言江北四鎮以殺搶封侯吾輩何憚不為臣意四鎮一聞此言必當憤發為礪殺然北伐以雪此恥而猶戀戀淮揚逼處此土何靦顏也況一鎮之餉多至六十萬勢必不供即倣古藩鎮法亦當在大河以北開屯設府永此帶礪曾堂奧內遽以藩籬視之至定鼎之地強幹弱枝兵力宜厚頃見樞臣張

國維請建三輔疏擁衛神京莫善于此當勅速行以覩
成效報聞
革北還御史汪承詔職爲民
以應按賀逢代題故先削籍
升四川巡按劉之渤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本省以御
史米壽圖巡按吏科左熊汝霖言蜀事已爲書腐陳士
奇壞盡今不宜用一弱不勝衣之〻渤不聽士奇爲提
學則談兵及爲巡撫則又談文故汝霖及之
戶部以兵增缺餉請勅會議量入爲出又請開援納事例

俱從之

甲午命從逆諸臣以六等定罪

從科臣馬嘉植言也嘉植言今日可憂者乞師究厥召

兵共外自昔為患及今不備萬一飲馬長淮修功邀賞

將來亦何辭于虜又請從逆諸臣做唐六等定罪從之

命各鎮舉用大帥俱聽督輔史可法題請

召對北使陳洪範馬紹愉等議卹原任兵部尚書陳新甲

尋以科疏已之時左懋第以憂不入獨閣部九卿科道

與洪範及紹愉俱對　上言及款北紹愉言　先帝時

曾命臣使北若欵成必無今日 上問何以不成紹愉言使者再往則欵矣主欵者陳新甲以言官劾棄市故撤 上曰如此新甲應卹諸臣無應者獨詞臣陳盟朗應曰可 上因命卹并祭陵軒新甲者時諸臣恐殷上相爭縮頸臣前撤遂退既而工科都李清等言新甲受任中樞楚豫喪失者為襄陽河南汝寧南陽歸德等六郡即恭皇帝飲恨上賓禍亦肇此迨聖明御極雖追崇尊號然攀髯莫逮徒想遺容于弓劍想亦不獨臣民所痛心也且新甲又誤聽張若麒言出關催戰舉五鎮八

萬之精鋭盡喪海濱今者皇幾淪陥其病原此不以為罪將擧而功之予若　先帝以不世神武屢呼韓而縶頡利是其壯懷追虜寇交横内帑如洗欲緩餉而兵且脱巾欲加餉而民已剜肉故以惻念元元至意不得已議欵此亦　先皇所隱隱茹恨而不欲明告中外臣民以弛我戰守者新甲乃謬行抄傳可否當日刑部初擬猶緩以秋刑　先帝竟改票另擬加之立決盖悪其以浪戰誤國又悪其以泄欵辱國而非以主欵死也若指新甲為枉應與朝雪則以未失一城、未喪一旅、之總督

鄭崇儉因人巧卸立肆西市然諸臣雖微知其冤而未
敢顯言正以封疆事重寧嚴無寬耳況新甲恥乞將新
甲罪狀再頒天言仍焰原擬又給事中袁彭年陳子龍
復特疏爭之遂已
改吏部員外倪嘉慶為户科給事中察核省直錢粮
大學士高弘圖等薦其有心計故也
丙申左都御史劉宗周言文武將相未盡調和宮府表裏
多出權宜又以紀綱法度風俗人心為言俱嘉納之
命速議開國靖難及正德天啓慘死諸臣謚

靖難諸臣三謚惟不可少但在當時亦非急務若諸臣則條犯諸臣核實予以表可辨別黑白指為着案至遠年補謚似嫌是濫則錫賚不免有責矣

時靖難諸臣謚雖奉命旨然以人遠事湮又礼臣顧錫疇將祭南海中止至是工科都李清復舉崇禎時前疏請之得旨速覆礼科都沈胤培復申其說于是署礼部管紹寧始相繼題覆矣

丁酉以杜弘域楊御蕃年文綬丁啓光寗國寧胡文若補三大營各總兵官弘域等統一營至五營啓光等統六營至十營

命推補原任戶部尚書于士廉等

從忻城伯趙之龍請也前此勲臣所薦無任命推補者

東平伯劉澤淸請宥故輔周延儒助餉贓銀命刑部酌議
時輔臣曰廣見澤淸疏、忌其漸、下、輒改、故暫停、不下、欽
令發自言路、奉有俞旨、然後下澤淸疏、止批有旨而已
既久無言者、乃票發部覆不允、
戊戌命梜原任鳳陽總督犯丸與
原任戶科熊汝霖言近聞虜騎南下山東諸郡豈可輕
委南北諸鎮非乏雄師不于此時渡河而北、或駐臨濟、
或扼德河節節、斷其來路、直待長驅入境、徒欲一
葦江南、公然向小朝廷求活乎、且闖賊遁歸、志在復還

及今速檄諸鎮過河拒守一面遣使佯虜回執然後合五鎮全力分道西征或如周亞夫之入武關或如王鎮惡之溯渭水直擣長安出其不意仍檄蜀中銳卒河西壯士東行以佐之或賊中有如史思明者使其自圖許以重賞則豫賊之首不日可懸殺賊可以威虜操在我內外文武諸臣凡事當做急做無滋謀論無遲時日而已又言大典雖屢掛彈文然毀家措餉宜令先為事官北行命校議具覆

撫寧侯朱國弼疏救卜會推全五府不允

以劾宗周疏糾也時閣臣弘圖知士英未可遂悉宗周再疏水火益甚大爲善類異日之患宗周聞乃止

庚子萬壽聖節帝御殿百官朝賀

識者以爲國哀伊迩宜倣宋高宗免朝故事

升開封推官陳潛夫爲江西道御史巡按河南

壬寅工科左李維樾請改歎北爲酬北以正名義從之

命上供應用諸物須内衙門聚奏照過方發部備用

工科都李清言　皇上自中州播遷椒掖雨沐風餐極艱難光武之不忘麥飯豆粥唐宗不忘質衣儉含皆從

安樂憶艱難蓋以勵儉也若　皇上持此自勵則安不忘危修源塞矣非然者奢用必至多藏多藏必至厚斂厚斂必至煩刑恐全盛之天下膏血亦竭而况半壁之膏血有幾伏乞申飭內外廢無用之金玉罷不時之傳奉勿謂奢小而為之錙銖亦巨萬之開端勿謂儉小而不為巨萬亦錙銖之層積奏俞之

詔謚廢大典子孫不得擅求瀆奏者禁

謚山西巡撫蔡懋德忠襄隨州知州王燾忠愍

燾以城陷自縊懋德先以失事革任聽勘賊至督戰遇

追贈并謚互異開國功
臣豈開方為三分并諸
開相並完此案了之業
亦有天意存耶

密皆礼臣楯錫時同里也懋德以失事謚襄人謂名實
不稱礼科張希夏疏駁之吏部尋覆贈官不允
命事係兵机者照例家封下科
癸卯革閣部類將于永綬戰帶罪立功降劉肇基張應夢
各三級仍命自今兵將調集地方俱聽撫臣節制
追贈開國功臣潁國公傅友德宋國公馮勝等
從工科都李清言也友德贈麗江王謚武靖勝贈寧陵
王謚武壯俱塑像祭于功臣廟又贈德慶侯廖永忠慶
國公謚武勇定遠侯王弼濠國公謚武威長興侯耿炳

文興國公東勝庚汪興祖勝國公俱謚武愍馮國用武
翼丁德興武襄朵世傑忠烈茅成俞廷玉俱武烈丁普
郎武節韓成忠壯花雲忠毅八人皆已贈者
革從逆諸臣戰命法司察有罹擬者先行撫按解京正罪
淮揚巡按王燮以皇太子及二皇皆遇害聞
時有未任陽春縣典史傾元齡於五月出都見闖賊奔
被吳三桂西追去訛又傳言皇太子卒于亂軍定王永
王俱于賊走日遇害于吳三桂宅内皇城宮殿太廟享
殿各門俱焚惟存正陽一門前三門外焚劫更慘夾擬

元齡言以剛剛者沈溺

甲辰革原任漕道獄處斂戮

兵科陳子龍疏糾其貪也虞會後仕北復官參政

縻從龍內臣盧尚忠田成張執中等各弟侄都督同知世
襲錦衣衛指揮使

礼部尚書顧錫疇疏糾從逆臣諸詞臣命察議

疏內所糾乃周鍾項煜楊汝成楊觀光楊廷鑒陳名夏
何瑞徵韓四維高爾儼薛所蘊梁兆陽朱積魏學濂方
以智等也

論其情〻閔且亦憫〻
如此殺延儒尚可不壞

奪故輔溫體仁薛國觀周延儒官蔭捏理熊文燦恭蔭官
銜
御史鄭友玄言延儒之貪倍于國觀體仁之奸又毒于
延儒令延儒國觀皆相繼服法獨體仁以先死遁誅體
仁陰狠性行酷類李林甫而賢士之罹其毒者八年中
圜圄無虛日更非天寶時所有乞將延儒體仁官廕皆
產或類點嚴追或比秦檜謬醜之謚貌其奸慝勿令國
覩獨恨地下疏奏追奪有差延儒國觀賜死文燦伏法
安有恭廕官銜人孰聞柔憤惋

都察院左都御史劉宗周入京

丙午督輔史可法疏陳分設四鎮始末且請朝臣論是非

彊臣論功罪嘉納之

初四鎮垂涎揚郡可法不得已許有警時各安頓家眷

謂彼此有分可免獨踞且謂之有警則無警不得駐耳

然以調停故坐為北伐識者恨之

議旌北都死難布衣湯文瓊

原任戶科熊汝霖言北都一案臣嘗訪之來者雖知梁

兆陽楊觀光何瑞徵為從逆謀之首侯恂曹欽程為

出獄謝恩之首方岳貢魏藻德爲見朝報名之首而湯文璦以布衣死難衣帶中藏有位非文丞相之位心存文丞相之心二語賊兵此以責陳演斬于市應楫出以惇史又言楚撫王揚基送一武昌以曲媚鎮臣蒙面受事避賊甚巧虐民甚慘應勑部核議另示處分薊督王永吉聞变思歸明旨切責花不愧死臣知永吉才尚可用然亦須先定其罪而後徐開使過之途憐才伸法庶幾兩得疏奏命核議未幾鎮臣左良玉疏言已不受婚語意驁傲

戊申户科羅萬象請以副榜充貢不允

閣臣繹意也時請贈廕者尤多皆以遠年冒乞繹一槩持之然自他輔票擬又每得俞旨濫觴遂開

兵科陳子龍疏防守要着命速行

一曰北使宜速臣料虜今在臨濟間者以安民為名不逆建州參將或即我降將萬一大衆南下而我玉帛待諸境上城下之盟國體益傷宜勅左懋第陳洪範等星馳渡淮先齎勅諭往而令馬紹愉等護銀幣續行沿途將登極詔四行勝介使諸夏曉然知有共主則人心尚

可鼓也一曰河淮當守淮自潁梁以上秋冬之際淺而難守河自徐邳以上歸德汴雒之境荒遠近寇今我所恃為江北障蔽四鎮兵耳劉澤清把守淮陰劉良佐併鎮潁壽差為得策揚州無藉兵守高傑之來安頓家眷今秋氣漸爽聞其久懷進取自當速往徐邳本信控黃河上流黃得功素稱忠勇亦當移鎮符離宿州以便東西策應其應用糧餉當先行會計陸續措發移兵之期斷不可過此月矣一曰防江宜緊數月來料理防江兵非不多將非不勇但患統制未一分信未明船隻鮮少

耶今黄蜚雖未受事而上有鄭鴻逵之師下有黄斌卿
之師但當晝分信地凡諸零星兵船皆附麗之令其益
廣召募鄭黄二帥須兵萬五千人船五百號声勢始壯
似當即日給發令剋期受事者也
孔朴叔敦年請授楊鶚流撫王永吉楚督年文綬楚鎮以
備闖逆命逆議
命挙究四川貢生吴邦策
先是邦策竊都門目擊闖逆變取偽吏部告示并私記
歲之髮中至留都邦國變振分死難刑辱因辱潜身叛

逆授官誅戮七款據列姓名內職方郎龔奚以崇禎十
六年陞辭而誤刊授職疏辨因命覈究迹策然定奚第
庚吉士爲也以字類重出且數人訛耳時終以彝策錄
爲是

乙酉寧波府通判朱統鈅疏請保舉不允
旨謂先朝之壞壞于保舉不必行

內傳戶部左侍郎張有譽升本部尚書閣臣高弘圖等繳
御札爭之不聽
有譽曾任漕儲道上召對時勳臣朱國弼力爭謂逆揔

兵不可混有譽不與排推歷陳僧事原委洞如指掌國
朔一語不能對頰赤而已至是以尚書周堪廢久不到
任傳升有譽為之識者謂且啓阮大鋮等傳升漸也勅
有譽力辭不能從工科左李維樾言當此軍興浩繁有
譽經濟通才用甚當乃臣同官章正宸請徼御札閣臣
弘圖等合詞引咎豈為有譽爭哉今日可用一有譽他
日可用一非有譽者漸不可長耳我祖宗鑒古垂憲之
意宏深政以大小相維閣部不得尚擅人以甲乙互譏
臺省皆得與聞故票擬在中書忌其威福封駁在左掖

存其是非中旨傳宣未數〻見偶有之正先臣劉健輩所惕然于履霜之漸而動色力爭也臣願 皇上慎持之而已報聞

庚戌命馬上差官催礼部右侍郎謝德溥赴任又命吏部主事葉廷秀以都察院堂上官徐仲吉朱永明以翰林秘秩用

兵部侍郎解學龍疏薦道周等票擬者閣臣鐸也前超升何楷今超升廷秀遂為異已藉口矣

辛亥上傳朕痛九六之運方資群策旋軫故都乃自殿爭

啟釁馴至穴鬭成風封事雖勤劘寧安在　先帝神資獨斷秉納衆流天不降康咎豈在上朕本涼德異爾文武大小諸臣鑒于前車匡復王室昔漢室起于艱難丙魏合志唐肅興于靈武李郭同心今若袒分左右口構玄黃天下事不堪再壞茲特諭爾諸臣和衷集事例須之交雙忘廉藺同車之雅媲泯復恂朝廷以此望爾諸臣爾諸臣以此體朝廷意不則祖宗成憲弗尚姑息特

諭

復原任御史毛羽健原官

羽健先帝時曾糾阮大鋮楊維垣後坐袁崇煥黨為
兵部主事陸澄原所糾革職
命高墻庶宗除謀不軌另議外餘盡釋放
命起用鄭三俊易應昌房可壯孫晉等
從兵科陳子龍請也可壯後仕北為刑部侍郎
命都察院嚴禁各衙門詞訟
御史朱國昌言南京文武衙門自勳爵部寺及散秩首領
皆受詞訟淩禁平民故禁之
壬子大學士高弘圖等請建中宮命候皇太后回鑾日行

兼經筵以公弘基知經筵輔臣可法弘圖曰廣士英鐸同

知經筵詞臣錢謙益管紹寧陳盟充講官張居為展書

官

太僕寺少卿鄭元勳請急發高黃二鎮兵餉以便進取從

之

元吉言高傑開西冦相持欲乘机復開歸伺使入秦奪

其巢穴所乏者餉耳黃得功見朝議款虜力言不可示

之以弱恐長覬覦恐要挾奪國匪小二鎮之論與款議

相背今款金既須防餉即宜速措惟是東南民力宜竭

催科一急鼓噪四起惟望 皇上卧薪嘗膽以潛嗜好早朝晏罷以作宴安日進閣部臺省諸臣戒絶玄黄廣收謀猷凡行間兵事各疏一一簡出面商批答不許所司延挨從之

吏科章正宸疏銓政十二事下部覆行

一曰惜人才北都淪陷忠義志不圖生天下之才十去一二燕趙豪傑齊魯英秀秦晉雄宿不可復問天下之才十六三四大河以南仕于虜者又以汙濫死灰難燃天下之才更十去五六所留以資中興者僅在荊揚益

之間可不知愛惜乎廓然恢綱無以細過小眚復從濫
求可不唉乎之才一曰甄督撫督撫者吏治係焉軍政
係焉人和民生係焉今見在督撫支持半壁孰焉百練
之品八面之才孰為望可服人才能周物孰為乘張寨
識吳嬉無能宜留宜去宜更必家臣力秉虛公庶封疆
無悞一曰催條冊吏部條冊有年月有賢否據迹難移
法成不變今掌故無過親押屢遷殊迹不調難欲平進
其道何由必據呈牒咨訪是易公舉為私訪变明試為
暗報也行推立限勢不容緩一曰慎名器國步多難方

般忠智定策既茂厥賞其餘從人自請叙將使金銀不
供其即束帛不充其錫何以免瓜果之誚息繁纓之論
哉一曰特戒掌用人獨歸吏部非可雜採自旁求来文
武諸臣得自擇其屬有咨送有薦挍有奏討冢臣所戒
其餘幾何宜一味銓註無使政出多門一曰重郡守迩
郡守上制司道下制司理欲行其治不得変通之法莫
若隆體貌重事權功績茂者晋秩加等兵衛要地必得
治賦長才兵使自練粮使自備才使自拔六曹椽史自
掾所謂浔賢守一勝雄師百萬也一曰補懸鈌長吏員

缺無如今日人無數事日不暇給則就近遴補勢不得
不委之該撫按山左右河南北近本土俊才府人地相
安江淮以南諸長吏撫按所與共安危禍福也按才題
授緩急有資據成敗而核功罪為力殊易一曰核環賜
夫用人猥乱其可使凡俚近器使俾功名戎宜將屬剗
察覈本末纔條用含酌年資審才品應陞者陞復者復
或別用或休致無狥虛声験乃實蹟一曰酌行取古官
宿其業吏不數更久任以責成功近𢦏倖行取及未周
一考之士不已汰乎今即破格掄才斷宜以年為率使

郡吏戰心供戰闘多慮之思而後神筭屢軼可過也一曰肅疆吏文武諸臣共寄封疆則共宜死事逃者逆賊長驅望風奔竄不斬誅明之臣安激報國之氣即有智謀勇決可收效桑榆亦必定罪案徐論才略未可遽登啓事以啓倖門一曰飭廢官宥過之典與志士更始所以作天下氣也然爵見重士乃勸法相守則士知思今思鉛槧申許地方陳薦乃不自靜聽覬覦輦下或儼然陛見行金懷刺踵相接也條例廢官罷吏不許叩閽宜加嚴飭正衷所言皆切中時弊

罰原任戶科熊汝霖條

汝霖言臣觀目前大勢無論恢復未能即偏安尚未穩攻攻討究止應有兵餉戰守四字今改為異同恩怨四字即一二人之用舍而始以勳臣繼以方鎮圍閫恢境之術全然不講而惟台斗筆鋒是矜近且以匿帖逐舊臣矣僭又聞以跌落參宰輔矣屬又喧傳復廠衛而人心望望矣輔臣曰廣正直忠誠么麼小臣爲讒驅除聽讒指使且聞上章不繇通政給納當在何處內外交通神叢互倚飛章告密墨勅斜封端自此始可不嚴行詰

寃用杜將來至厰衛之害換者借以樹威黠者因而牟
利人人可為販逃事事可作營求縉紳慘禍所不必言
小民雞犬亦無寧日 先帝時止此一節未免府怨前
事不遠後事之師思先朝何以先即知今日何以得如
先帝篤念宗藩而闖寇先逃誰死社稷保擧換撫盡
是殃民則今何以使罷治不萌而維城有賴 先帝除
重武臣而死綏敵愾十無一二叛降跋扈肩背相踵則
今何以使賞罰必當而威惠易行 先帝委任勳臣而
官舍選練一任飽颺京營鋭卒徒為寇藉則今何以使

父書有用而客氣足屏　先帝簡任内臣而小忠小信原無足取開門延敵且媒傳聞則今何以使柄無旁操而恩有餘地　先帝不次擢用文臣而邊才督撫誰爲擇禦超遷宰執羅拜賊庭則今何以使用者必賢而賢者必用事急矣及今爲之已遲再欲不爲何待釜遊化爲穴闖臣試不知何說疏奏消係

甲寅戶科倪嘉慶追論樞輔楊嗣昌調度乖方請削官廕不允

疏言嗣昌當虜入犯時不宜盡調勤兵有緒之盧象昇

孫傳庭等東馳致寇氛日熾嗟呼臣士英任兼樞輔敢欲寬嗣昌以自裁也未幾楚撫何騰蛟奏張獻忠心恨嗣昌掘其五世塚遂有當日不為無功之褒矣

乙卯大學士高弘圖以爭東廠不得俱乞休不允弘圖又請召還督輔可法報聞

八月丙辰朔日有食之車駕祀先師孔子

禮科都沈胤培言恭遇　皇上傳制祭先師孔子親聆天語責衛臣盡職夫朝廷之禮不同有視朝之禮有升殿之禮視朝容或面商大政宣諭群臣若升殿非大朝

賀即大紀典未聞可聞以傳宣而有越班奏事之官也
況崇儒重道宜尚德綏刑何對越先師之誠未已遽興
肅清奸宄之思若日食之變尤有可言春秋書災首謹
日食大縣小人凌君子之象今之崇氣强半在下玄黃
勇于私鬬黑白混于分岐則意見崇之干進者人思躍
冶陳情者競鶩公車則利誘崇之而且封事不繇銀臺
則崇于戒掌匿名屢揭衚衕則崇于風俗祈
上獨攬乾綱專精爷藻日升月恒自今伊始俞之
丁巳命會議先臣和諡功從吏部尚書徐石麒等請也

先是謙子應天府尹冕無嗣徽人于嵩冒稱謙族子得世杭州千户奉祠後改世錦衣衛時御史黃澍亦由徽籍移杭籍故為嵩後之英謀求改伯石麒等疏即澍草也工科都李清獨以為不可曰以忠肅功即公侯之非濫而況于伯然非其後獨不見開國功臣廣德侯華高卒無子納券墓中示乃以加遠不可知之族裔耶時詞臣陳之遴心庇之英又援安鄉伯張興任勇世襲例吏科都張希夏折之曰勇隨興有血戰功之英有此否議遂詘

兵科陳子龍請優䘏仲吉祀鄉以堂諫不許

仲吉以救黃道周廷杖淵以淅衆人爭劉宗周不當罷

被遠故子龍薦之

廷推戶部左侍郎擬有警本部尚書允之

時部科議內傳不可長仍宜會推以存祖制故也吏科

都章正宸復疏言舉動當慎報聞

命補河南巡撫及缺官悉察規避道府有司

升吏科左熊維典戶科都給事中

起補葛應昌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升禮部右侍郎王廷垣

左侍郎詹事管紹寧右侍郎

起升原任順天巡撫楊鶚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總督川湖雲貴廣西等處

東平伯劉澤清疏攻憲臣劉宗周

先是宗周疏出都中謗紙喧傳有吳姓等聚兵句容合

東林為不軌請吏言四鎮方修行署將入清君側縉紳

反以旬日方定越數日澤清疏至明已有功無罪且言

宗周若誅即卸戰求 皇上賜劍語狂悖 上不得已

溫旨諭之

蘇松巡撫祁彪佳請定三吳財賦

虛佳言西北隔沒財賦皆取給東南供輸非舊貫可沉

請委原任廣州府推官顏俊彥與各郡鄉紳會議更定

允之

礼科都給事疏糾宗首朱統鑛報聞

時閣臣士英與曰廣同訊 上前曰廣曰 皇上以親

以序合立何功士英厲聲叱臣無攻以爾輩欲立疎藩

絕意奉迎故成臣功耳時統鑛寓京師遂素私付曰廣

大衆謂從逆輩皆曰廣私人而迎立一節曰廣又持異

議疏不由通政司以他賞進彭年疏駁之言其非體又
請覓熊汝霖抗言之罪以昭聖度通政司劉士禎亦言
統攝越奏違制自求罷斥俱報聞
己未浙江總兵王之仁請開乞金塘大榭允之
命優恤薊國公吳三桂父吳襄
襄故總兵留京師李自成勒襄為書招子三桂降三桂
不從遂并妻祖氏及二子一女皆被害至是三桂貽書
劉澤清期合兵滅闖澤清以書聞贈襄遼國公謚忠壯
祖氏贈夫人給祭葬

升編脩楊廷麟左庶子錢正宗左中允
廷麟以糾楊嗣昌調兵飢至是因祁彪佳薦復職正宗
從降北復為編脩
庚申議起原任薊督王永吉巡撫山東鳳督朱大典巡撫
河南令吏部堂司官回奏以永吉見在勘議大典尚未
結案故也吏部尚書徐石麒疏言　皇上亦念此齊豫
境外北騎方騖寇烽久路令東督既藉其平日恩威因
熟于境豫撫又責其自練組甲具械餉以作虞所費亦
累鉅爲不煩　皇上主藏吏一錢譬如有一人焉欲使

封疆重任可以嘗試乎
該惠等詳悉議

入毒龍之潭而探其珠走猛虎之窟而奪其子則必懸千金以募死士若無千金不得不賠一數犯讖之矣又如有兩人焉均為長年五老駕舟海濤其一人屢遭颶風顛覆其一人屢有鼠雀侵欺為將所棄然後之航海者則必就兩人問之何也以猶愈于迷惑失向望洋向若撤舷而嘆者也今兩臣尚能和輯將卿申明紀律而皇上又不煩矢鏃蕩搞之費為齊豫經營北閩部馬士英與臣為封疆枝而不得不植宜出此疏奏命另推豫撫

加閣臣可法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弘圖太子少師曰廣太子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英太子太師武英殿大學士鏵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予廕有差可法廕錦衣衛指揮僉事餘俱中書舍人

辛酉復召原任司礼監太監李承芳入内還其原廕承芳先帝時以罪發南京

壬戌升刑部左侍郎賀世壽户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倉場

命瑫北總兵楸大𢿱子澂澂隨𢿱𢿱裁北行

澤溥至北尙不返

復設東厰礼科袁彭年疏陳鵠級調外

彭年言　高皇時不聞有厰也相傳　文皇十八年始立東厰命内官一人主之然不見正史惟大學士萬安言之亦不聞特以緝事著嗣是一盛于成化然西厰汪直踰年輒罷東厰尙銘有罪輒黜當時已不得稱純治矣再盛于正德其時用事者則丘聚谷大用張鋭等也初皆倚逆瑾煽虐搆八黨之先釀十六年之禍天下遂騷然三盛于天啓之季逆璫之禍幾危社稷自此而外

列聖固無間也　高皇帝十五年罷置司改設錦衣衛不過刀介侍左右如漢衛尉唐司衛卿典宿衛宮禁耳又六年詔內外獄毋得上錦衣衛諸大小咸經法曹終高皇帝世錦衣衛不復典詔獄　文皇帝時諸生紀綱叩馬首請效擢為都指揮僉事典治詔獄未几奸利事覺即日捕誅自綱而終　文皇世錦衣雖典詔獄盡可領諸而已其後莫重于錢寧尤莫重于陸炳寧托義子冒國姓權傾海內然以適寧庶人伏誅詔下革傳奉遷者指揮次十之八族校次十之五歲省度支錢數千萬

一時翕然稱神明也炳位師保參綸綍領宿衛則光祿勳也制奸則司隸也分將相任則古大司馬大將軍也自相嵩咸寧侯鸞無不曲奉之中外重足而立殆矣列聖雖時有禁衛之寄取備官耳夫即其時廠衛之典廢而世之治亂恒因之　陛下試考鏡往事深維得失則旗校緝事是否應行可得其槩矣頃　先帝朝不當任廠衛委勤訪緝乎乃當世決無不營而得之官中外自有不脛而走之賄進緝之方即從家緝之地而布作奸之事及資發奸之人以行始猶怕儀交際爲人情所

有之當後乃賍賄百千成極重莫返之勢豈非以典援
之途愈私而專倖進之門愈曲而貴乎究竟刁風所煽
官長不能行法于胥吏徒隸可以迫脅其尊上誰生厲
階孰釀亂形也　陛下請敕樞用舍之衡以絶賄源嚴
法司搜捕之責以杜奸萌則綁事可以不設成命可以
立回疏奏責以狂悖調外吏科河南道俱疏救不聽彭
翀後降北為廣東學道
起原任副督丁魁楚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提督楚豫軍務巡撫承德襄陽等處

兆楚崇禎時以失机戍

升光祿寺丞張倣㦸本寺少卿

作梓先爲兵科以糾楊嗣昌高起潛謫浸升今職後降

北爲同知

戍原任鄖陽巡撫王永祚

以棄城

命提問原任蘇松巡按王志舉

坐貪故也時志舉已任北爲京卿矣

癸亥補原任户科熊汝霖吏科右給事中

甲子內傳催外解找根

旨言切遣內臣往催因輔臣弘圖科臣羅萬象等疏止

今軍興旁午外解無幾該部嚴催全完限八月終盡為

遣內臣地也

革職任巡按山東御史余日新戒法司提問

以開變先竄故也

著刑部賀世奇擬上從賊六等條例着再確擬

一為賊領兵獻策謀危社稷者即無條不宜末減一督

撫總兵降賊情罪極重不宜列等一四五品京堂及

科道翰林受賊要職亦降賊守地等官不宜止于統一
庶官受偽命如科道翰林吏兵等部官又封疆大吏迎
方司道聞変倡迸者不宜止于流一献女献媚賊及
受偽官者不宜止擬徒皆明旨所赦也
督輔史可法疏請各鎮兵餉以圖進取命戶部速發
可法言近閱諸臣條奏但知催兵不知計餉天下寧有
不食之兵不餉之馬可以取進者目前但有餉銀可應
臣即躬率禁旅為諸鎮前驅又言國家人才日耗仕路
日淆皆因名心勝而實業不修議論多而成功絶少遇

清卿台省之缺則曰謀猷經濟非其人不可濫錢穀之任
則曰此吏事不足煩大賢邊兵戎之寄則曰此難題不得
若吾輩此推諉卸姑付庸人候用候吏有同兒戲即偶出
特簡又必百計求全一事不做非託病則辭官去舉諸臣
精神力量盡用之做官會無為國家實心籌兵餉者　先
帝望望求治卒底于亂蓋由此耳今時事益棘覆轍在前
必以討賊復仇刻刻入諸臣之魂夢除卻籌兵籌餉別無
議論除卻治兵治餉別無人才如撦拾浮誇薦引市德罷
無故如巧躋華要厭薄煩難或借題轉官虛應悞事罷無

赦以後陞遷考選必須定、為國家籌兵籌餉治兵治餉之人則人才必奮而事功必出若空言討賊空言復仇諸臣能言臣亦能言即草野書生少明君父大義陋晉宋偏安者亦人〻能言安在空言有濟乞勅廷臣將在朝在野人才合併打算某堪治兵即用以治兵某堪治餉即用以治餉其治兵者或為危疆督撫或為要地司道其治餉者、或為戶工堂屬或為各省藩司但論人不論官、大者亦可小就而後悉破格之之遷官小者亦可大用而後課非常之效其餘一切不急之官姑且緩用不急之務姑且緩

行則中興之業成矣

逆賊張獻忠破成都僭王

蜀王及撫按各官俱失所在總兵趙光遠降賊

升礼科都沈胤培太常寺少卿

乙丑命礼部選堪任監司府州縣隨四川巡按米壽圖行

量人地題補

命法司提從逆張嶙然党崇雅薛所蘊等

從尚寶少卿程正揆言也後北兵破南都正揆亦為内

院糾劾

辦事

升尚寳少卿徽一丈范鴻臚寺卿

命優恤湖廣殉難舉人陶蒭範勳鄒忠等

萬策等爲從逆御史喻上猷開薦闖賊僞官將用之萬

策自縊閣先觸墻死

吏部右侍郎黄道周疏陳時務俞之

道周言南都定鼎則福建江右皆爲首藩江右之有虔

鎮南撫肇廣西揭汀漳有事則合三省之師不十日出

鄱陽福建之有浦城建陽東連溫處北距水陸所湊在

于衢州衢州之北處鎮雖爲甚狹而建瓴之勢處衢相等有事即合三省之師亦不十日出錢塘外誠以扇南之餉接濟處鎮以嶺東之餉接濟福省以兩廣之事推分駐贛州衢州則臂指形成藩屏義固矣一曰復燕京而後可都鍾陵燕京雖當殘破後畿輔人心思明如舊天壽陵寢所在食息不可暫忘臣見周室東遷棄地不復晉宋南遷無意北望皆所未安今燕京道遠不比汴宋然漁陽盧龍悲歌感慨之士不乏其人宜雲薊永幸未陸沉可多方勦事刻日收復還告孝陵乃定鍾虡以

終龍盤虎踞之業此一役之一曰先召勤王而後可言討賊自古王室不靖入援崇禎初年以客兵中噪撫臣入援者動輒遣還手足頭目之誼盡矣今神京顛覆四方恬然誠欲矯情鎮物無動寧功忠亦种師道張叔夜所窮笑之乃令多方激厲克諧張皇策其慕心揚以朝氣名諸使師咸集江上乃誓期北伐此二務也一曰先討闖賊而後可平群盜凡群盜之起皆假闖為聲勢諸悍將叛兵又假群盜為名寔欲先平群盜則盜不平兵日以恣宜先大討賊以討潛拜群盜宗澤在河東張所

在河北招練一新恒八九十萬收盜兵資賊糧但用數
才臣倚江南半載之餉下已排矣岳飛言勤王之師曰
乘巢穴未固親率六師北渡則將士氣作中原可復及
今決意用飛言中張所宗澤之令兵不患不多餉不患
不足北三務也一曰先理山左而後可復山右山左右
皆古帝王都德義所萃決無捨十四葉天子自僕草寇
理中原雖淪計自登萊以西贛榆以北擇汴張秋猶可
當一中州間有張邈孔伷之徒奮臂其間晉陽蒲板必
聞風相應山右既復真保自還藉此兩翼以扶陵寢奠

爲行有權宿重兵使自戰守不煩天子待遣此四務也一曰先靖河淮而後可定江漢先數年臣過清河見東平汶上暴客飛馳有司莫禁又以爵授于硐鶚招撫虎下衆數千人臣私嘆曰舳艫命脉盡于是矣誠索衆鎮之力以佐淮揚誅叛逃散諸從逆選十五以佐西討如是則河淮清而江漢可定由是一意以理靳黃淮揚當爲江漢兩脈此五務也一曰先復承天而後可以收全楚承天楚之郢都王氣所鍾與獻陵在焉郢之當復甚于襄荊明矣襄陽在新鄧之衝建瓴水下楚豫相界賊

所必爭荆州西蜀通道盛夏水出一日千里雖得蜀猶不足守復郢而後可以東定隨中北取上蔡西斷入雍之道北六務也一曰先鎮滁州而後可固江淮滁陽宇內與樞東走瓜儀西走蘄廬紅心大柳二驛之南與江浦相直其地皆坦平四達道賊所必趨有大城重兵宿于其間則中都之勢不孤維揚之形亦壯天長六合不苦風雨樞至誠增池河兵築大柳城于樞衛二都甚便北七務也一曰先定進取而後可議鎮守今諸將盡皮築謀曰取湖南則鎮湖南取湖北則鎮湖北曰取河

北則鎮河北取河南則鎮河南欲割中原之地以樹諸侯欲邀萬一之功以分節鉞然觀古名將皆規畫先定刻厲應之分諸將才如流水皆自上趨下至于楊子以為尾閭欲其時至何日乎誠欲克復燕京必先直趨關陜欲克復河淮必先直取徐宿欲克復襄荊必須探討全蜀進勢一丈收勢五尺畫守江皖還離瓜儀即有節鉞無所入之識如所云湖河南北隨所自取以為軍糧朝廷亦何靳焉此八務也一曰先樹儒臣而後可用武將自崇禎以來邊圉日絀茲若皆謂文臣不効一意右武

然自十七年中八九大將龍拯貴盈無有不叛其伏義死功者一二耳欸自唐宗以還儒將策勲爛于史牒至明興尤盛于撫靡適聞雍王守仁之徒指不勝屈儒臣致命而武臣不敢不死儒臣立功而武臣不敢不奮誠于風力之司振其骨幹膽識者以行三軍犹風習耳此九務也行此九務者而一本于克己防躬者刑蕩欽先禮樂而後刑威先仁義而後功利先家邦而後四海宜憂閭獻我王馭將謀劝臣採古今只有二家唐時觀軍容用事每選兵自衛動輒先走諸將皆與戦適問取一

栅一縣坐食轉運引歲月李德裕宣制乃約監軍不得臨戎又約諸將不得取一栅一縣爲功今元逵取邢州弘敬取洺州茂元取澤州彦佐沔取潞州期在平定而河北敝降此一法也宋時南郡削弱呼兵不應文天祥言宋懲五代之禍罷藩鎮雖強尾大之弊而勢亦不振逆賊過州縣無不下者宜分四鎮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鄱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黄鄱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宋人不用天祥說而

國終不振此一說也今責諸將取湖河南北以分節戰
與德祿同意責嶺東協濟福建嶺南協濟江右以章贛
出鄱陽以衢州出錢塘略加總督亦本于天祥所謂先
措置而後用人先具冊而後居工亦次第然也
工科右馬嘉植疏言朝政奉旨回話已有之
嘉植言比者舉動乖張政事顛倒節節為搖撼根本之
國刻刻為擾亂東南之事其言任內臣則云始威福大
權仍使上其出流弊必至陰持之以傾動海內漸使人
主疑外廷進言指為矯激論事指為逆跡豈國家之利

臺言棠諫則云日者既奪熊汝霖俸復罷袁彭年官以蹇諤為狂將以婞阿取媚為不狂乎以獻替為悖忽將以詭隨依違為不妄不悖乎以盡言為近名試觀從來遠推勢敢潔詛以近名者亦有幾人乎其言鼓厰衛則云法司稱天下之平迨厰衛間鼓害不旋踵一入鉗網附會者多怨氣愁結上干天和其言大臣則云士貴尚後主尊上人輕則百姓惑下無可信則事不可以理奈何吏對窮詰輕見辭色使之汗流浹背請死無地且不類與朝魚水有此景象也其言營繕則云我方有事中

原而憂〻土木是求外敵窺伺明知無復經畧四方意

且朝廷與東南窮百姓共守此一塊土今額餉有增無

減民間歲入有數水衡不給勢必取盈于民勢必催督

四出勢必詔令不信伏求南生氣扎竭驗然挺險誰為

皇上共守茲一塊土語言切直得旨回話適太后回鑾赦

免究

丁卯山東濟寧知州朱光生員孫龍泰鄉民魏立芳等各

疏請兵既而不行命補道官而已不能救也

起補原任吏科莊鰲獻禮科陳瀾各原官

糾劾與淵皆以建言謫淵已蒙 先帝環召守制里居至
是方起補後仕北
辛未升戶科左華朝薦禮科給事中
原任大學士程國祥子震初具疏請卹不允
責以吾政地時加派過多爲寇毆民也
命淮撫嚴逮從逆各官兆嗷敦等
閣臣士英疏列都時事錢位坤項煜周鍾龔鼎孳楊枝
起也時時事已抵淮先與劉澤清陳窘争備至獨位坤
與澤清善疏薦北伏以從逆不許鼎孳先爲闖逆僞直

指。著黃袍迎城。至是又附北後五給誅。餘俱南還。

皇太后至南京

先是輔臣士英詢知　太后所在。咨啓請令内員及禪

將王之綱迎之。令李際遇等護行。及至各官迎江干上

跪迎洪武門内。各注下

浙東陽諸暨復亂

兩邑向有許都之亂。雖誅殲厥渠。然餘党尚伏。適朱大

典募兵勤王。以餉少抵杭。而潰剽掠至諸暨。許党乘之

有司合皇甲泰旋勦定

金毓峒殉難何以列於賊中

命逮從逆御史喻上猷等

左都劉宗周所糾也。專先從逆者，為喻上猷、在京受偽命者為裴希度、衛禎固、陳羽白、涂必弘、蔡鵬霄、柳寅東、張鳴駿、熊世懿，偽命無據，或拷或逃者，為陳昌言、馮垣登、周亮工、劉令尹、朱朗鑅、金毓峒、魏琯、李植、吳和鼎、張懋爵、倫之楷、趙珙、汪承詔、鄭楚勳，在差逃者，為薊京、余日新、向北或留或逃或叛，尚無下落者，為劉憲章、俞志虞、汪宗友、楊爾銘、傅景星、成友謙、徐一榆，俱應在六等。

又言徐養心迎會不終，而棄官、後彈臺班、沈向迎潘不

終、而案官倖從例轉楊仁恩巡鹽兩淮、尚未報代而往
回原籍、相應勑吏部并處、疏奏允之、然閹逆入都時瑄
以告病、植以乞歸出都已久、若向以例轉之楷以守制
仁恩以裁鹽差故回籍、非逃也、以泐後伏北選左都僉
御史、希度宙東嗅賤昌言朗掠瑄植景星京、俱革御史
亮工出副使坦登已被閹逆刑夾死矣
陞原任南祭酒文安之詹事府正詹事補修撰劉同升編
修趙士春陳之遴各原官升庶吉士陳[illegible][illegible]編修
安之以私書詰譏同升士春以言楊嗣昌奪情于罰以

地方民變之遠以父累皆坐降削者之遠後仕北為學
士于為仍為編修
壬申起陞寧夏巡撫禁一御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總督川陝等處怏勤軍務
起陞編戍僉事越其杰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兼
穎亳二州等處
其杰一榜士、英、妹夫也
以原任福府長史閻條齡為尚寶司卿
贈故浙江參政楊師孔翰林院侍讀學士

師孔士英成楊文驄父云以舊印蒙文驄亦以被劾知

縣升主事監軍京口

改戶部侍郎總國事馬兵部添設侍郎

陞太常卿朱之臣刑部右侍郎通政使劉士禎工部右侍

郎

時原任宣大總督孫晉推戶部右侍郎闕已點內召文

選司郎中王重至云欲換本既而止及推晉疏下已點

復挖補痕究然後阮大鋮語人云我阻之也

命修西宮

擬奉皇太后旨之也

癸酉吏部尚書傑和麟陳銓政八款俞之

一定官制地狹則員宜省差減則缺宜裁事紛則官宜

併時輳則才宜儲此在內者當議又督多則官尊而費

廣撫多則力分而民詘監多則指繁而視亂此在外者

當議一曰慎破格宋太祖待張齊賢我 高皇待方孝儒

皆不自用而留為後人用今風會既薄全才已鮮而好

奬借者又動求破格不知新發之硎充銳初露驟試堅

鉅則必鋒銷鐔折而不可用一曰行久任先朝諸臣席

未暖而謀遷擔甫肩而思卸此唱彼和遂成風俗皇
上踐祚以來此風更甚謂宜畧倣前朝待况鍾劉綱諸
臣遺意外職自方面以上遷而考者或由臺省外轉應
遷輔者地方受戴挽留加以京銜久任知推部曹非歷
俸伍年不得調大僚亦非歷俸二三年不得擢庶心志
不分治效自奏一曰慎名器自軍興以來用人多端監
紀濫于泥沙破觚悉登樽俎于是登壠已墻之子或借
陳言或求汲引然猶曰人非兩榜若無門徑也若今日
之新貴有推知求選京秩者有三甲求爲二甲者有户

刑思濟礼兵者此嗜進一念何所不至廉恥輕則防維決裂、從逆皆此一念胡可有此一曰嚴起廢近見臺省撫按薦牘往往并隋朽木詆張牛箭以為偉器臣謂當予起之、曰嚴辨廢之、固有理直而廢枉者急復無失有情可原而為法受過者宜以困衡久原而其情有情本輕處太重者宜薄其處以歸之平有情與罪相當者宜守 先帝已允爰書無為不肖燃灰如此則人知一念不謹遂沉永刻處瞿然戒矣一曰明保舉國初外吏皆有五品以上京官保任故能守身守官鮮上援下

剝之患自保任法壞京官乃有庇外吏以市交者大貪大庇小貪小庇吏治益壞謂宜使在京各官偏舉所知之才足治兵智足理賦者于除夭中各舉數人開其送部臣列其名次并舉主姓名開呈御覽賞罰共之即郡縣滿亦須保舉的確而後遷調若無保舉即註下考庶乎集思廣益不負國家一日消朋黨延朝諸黨或由玄修或孫隆勒或孫沖聖不召對不陞見深宮燕閒之日多而接見賢士大夫之日少于是或窮大阿或標名義而黨遂蔓延不可解已 皇上修祖宗午朝故事或于審

朝日戎于常朝次日召見群臣于便殿凡關係軍國重
務與輔臣部院面商可否見之施為雖欲各立門戶又
何從得踪奏俞之

蘇松巡撫祁彪佳疏留鎮臣黃斌卿命兵部會議
斌卿先開鎮京口與彪佳募兵買舟頗有次第至是總
兵鄭鴻逵欲調斌卿于上江以下江自緣彪佳深惜其
去故請留之

督輔史可法奏將北伐命嚴申紀律如四鎮縱兵淫掠一
体糾參

甲戌命巡按王燮總兵丘磊進駐東昌不得擾住河南

遣戶科都熊維典督催浙直兵餉金花錢粮

升浙江副使陳馮虞太僕寺少卿

馮虞舊御史以訊侍郎宗之普瘞屍事從寬故例轉

東平伯劉澤清等再疏劾左都御史劉宗周

初澤清疏下閣諸鎮獨疏公疏不一而足越數月忽下

陳與澤清疏言宗周勸往鳳陽為謀不忠料事不知

抗疏此華孤臣無禮陰挾恨復不義欲誅臣等不顧激

変士心釀生堂之禍不仁良佐疏宗周主持三案為門

戶主盟託匪為還揖之自為看守司馬懿之開城距守
皇上不為群臣所容不若順成其志擁奉鳳陽語皆挑激
公號尤甚謂諸人往以紅丸挺擊謀害皇祖母皇考與
今年迎立時力主擁戴別藩訕謗　皇上非臣等與督
臣馬士英朱國弼等歃血定盟札約史可法翊戴則天
位棄興咪枝此犹往罷之所以痛心者因紅丸挺擊前
罷之不安于心迎立異謀近罷之時奪其魂人人樹党
事事非欺其謀定聖躬已明見之劉宗周欽處　皇上
鳳陽一語矣夫鳳陽無城郭朝市止有高墻　皇上新

承大統乃欲安頓北大先虎之地北必非宗周一人從謀乃善曰虜吳姓合謀之曰虜心雄膽大行偽言堅抗不快 皇上入代為非其意中人恐將來內外諸忠與
皇上說明不知死所故洛串死究宗周將翊戴 皇上內外諸臣一一斜掃然後迫叔衆與遷居別省外郡耳已將曰虜等三奸拿送法司正其謀危君父大罪如姓宗周必欲進京臣等即渡江赴闕面訐其奸正春秋討賊之義如宗周急往捻剿臣等正無發難之人已 勅宗周至軍前悉聽指示刻期渡河說者謂昔留今發且自憲

臣謂言不諳將逐宗周也晉輔可法不平三鎮與劉澤
淸皆云不知逐撥以入告澤淸俟可法疏下乃言前具
公疏寔與良佐等知會輔臣不專屬經事而分敗公疏
惟恐曰廣等不得覺勝又云臣與東林無舊隙因江北
新黨數人苛求太過然後知公疏及姓澤淸意也
命吏部考選廢籍名官及舉貢生監才品堪用應効力危
疆者咨發督輔以補地方缺員
乙亥內傳起陞獄撫吏部左侍郎從姚國公徐弘基等請
也

張孫振市井吾輔之人
中此尤為核對

捉光以薦逆呂純如為言路攻未允又以私書被　發
配至是弘基等請再披判澤清疏復請竟赴之并復議
卹之遂張孫振劉光斗等吏科都給正宗言運際中興
人思攀附何意羅網不恢祇意往審多雜張捷君卿居
官推能破碣特前此佐捡儒偏速來多口今連荷殊知
定當盡撤城府一秉公忠何敢妄有吹索若卿、之遂、述、
捷、疏、稿、述、人、來、為、心、願、卿、之、張、孫、振、彈、文、滿、架、稿、狀、盈、
東、歸、光、斗、滑、色、為、娛、指、揮、推、挽、臣等隱忍不言而職何
事愆自今以往鎮臣以殺賊為功勳臣以屏翰為職一

國朝之疾吾不啞亡統鑕之謂矣

切用人全歸吏部疏奏得旨葉廷秀以主事推升都察院堂上官群臣寂無一言今推用張捷便有許多議論蓄爲首的回奏蓋欲以此箝正宸口也奏入得免究

大理寺少卿鄭繼紹疏鄭鄤趙龍功命部覆議

未幾劉澤清以封爵請

丙子下從逆項煜于獄

革原任礼部郎中周鍾工部尚書陳必謙職命刑部提問朱統鑕糾輔臣曰廣并及二人也朱疏曰廣既私甚云姦媳且欲下曰廣党劉宗周劉士禎周鍾陳必謙楊廷麟

王重當續祚劉復丁傾初爭于理識淡不倫疏奏有乃
心王室之衰而謀以結黨必謀以大臣偷生皆捉問吏
升右熊汝霖言輔臣曰廣之誣自在聖鑒若周鑣等系
非善類公論國法兩聽之耳及取純撕全疏閱之至姦
媿等語不禁駭愕既而思禮義廉恥四字陵夷至今蕩
然盡矣犹賴士大夫稍知學問者畫地而蹈如曰廣誠
亦其人今竟欲以狗彘之行加孤潔之身猶不念自污
其舌乎時江督袁繼咸亦疏雪曰廣士英不悅
改兵部主事凌駉為山東巡按御史

旨補史可法薦之也

工部尚書何應瑞疏言江浮大木有助殿工、命擇吉興役

丁丑命修築雉城改周祠官歲時致祭

增安慶水兵五千人

封卹存義為大興伯世襲

存義皇太后弟國戚世封。紅世廟議第。部弗稽也。

命恤死節生員許琬。

琬聞 先帝崩于賊、憤激、一溺再縊、卒死、至是以進士

王曰俞言、命 礼部核奏、時金壇生員王明灝、亦慟哭不

食死
命四鎮得糾有司
從廣昌伯劉良佐請也
戊寅命原任薊督王永吉戴罪揔督山東務仍同陳洪範
等料理酬北事宜
從閣臣知閣等請也未幾刑部擬戍詔以永吉身爲
督師閫彼乃亡豈止一戍姑戴重罪任事不効加等
贈原任福府長史王秉石詹事府少詹事廕子
己卯命三法司將從逆諸臣會同府部九卿科道限三日

内議奏

興平伯高傑言國家士氣自靖難大札摧折

已甚今乃復以從逆爲題恥恍擻錬過刻恐開風惧罪

外樹敵而内益仇寇平伯劉澤清亦言七月二十七等

日北來官紳船隻絡繹不斷後船從迎還回濟寧不敢

渡河以臣之愚除真正降賊作官賊榜有名法難寬貸

至于被賊刑拷之人還望少寬文網收歸依舊時以爲

二臣蹤、昝、從、逆、諸、臣、決之、之

起升枱 遺太僕寺少卿王潆右通政

加錦衣衛事馮可宗都督同知
補原任給事中馬兆羲礼科升南御史成勇福建道
兆羲崇禎時以濫罔候考推知閑住勇以糾楊嗣昌處
特旨王心一高倬各本部左侍郎
贈原任巡按湖廣御史劉熙祚太僕寺卿謚忠毅廕一子
熙祚為張獻忠所執題詩于壁、憤罵不屈死
加戶部郎中袁樞銜一級
先是銓部陞樞山東僉事、戶部題留、奉旨准留、不准加
銜、不旬日復有此旨、

奉皇太后懿旨命礼部同監臣韓贊周選求淑女

辛巳改補李模張煊李長春楊一儁為河南等道御史

模以廵方劾監臣論煊以會推房可壯等一儁以役奏

孫傳庭重聽俱戍長春以劾楊時化喬淳事錄辟改戍

後煊降北仍為御史

命催山東廵撫王燮總兵丘磊赴任兵部右侍郎加當[illegible]

都督陳洪範渡河

授杜光祖等錦衣衛千戶尋加指揮僉事子孫世襲千戶

授千戶者凡三人皆上寓淮時居停主也

陞光祿少卿姚思孝大理寺右少卿

壬午命總督丁魁楚一意勦賊并承德巡撫事于何騰蛟

應安巡撫程世昌請移駐池州允之

改原任大學士王應熊為兵部尚書仍以原官總督川湖

雲貴尚辦蜀寇賜上方劍便宜行事

復南國子監〻丞王之晉原官補兵科左給事中

之晉崇禎時以救濫罔諸臣謫

封鄭芝龍南安伯

癸未升尚寶司丞我元慧為本司少卿

革原任楚撫王揚基任聽勘命沅撫李乾德戴罪赴督輔

王應熊軍前理餉

起陞為民福建右布政申紹芳户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督餉江北原任左僉都王志道為户部右侍

郎升兩廣總督沈猶龍為兵部添設右侍郎

陞應天府丞鄭瑄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命文武不許薦衆以開倖門非言官不得上奏以搖朝政

起陞削籍給事瞿式耜應天府丞

式耜坐會推錢謙益處

原疏任登撫陶朗先子學膺上疏乞恩不允

朗先曾以贓處

乙酉懷寧侯孫維藩子維城乞卹不許

維藩與故輔陳演等俱被闖殺然同死頼肇迹王先通

等數日內又允卹閣票之矛盾乃爾

進論先朝挑紅壩功加淮撫田仰兵部尚書廕一子錦衣

衛僉事世襲

仰家居十七年至是進論冒于升廕輔臣士英庇之也

內傳起陞阮大鋮兵部添設右侍郎從安遠侯柳昌祚言也

關係之言

時閣臣士英因薦大鋮叢謗意稍悔至是忽因冒進薦侍升今官說者謂司礼李承芳發南都時因失勢無與交者獨大鋮杯酒慇懃意甚感此番侍升寔藉之士英尚不知也頗懟恨左都劉宗周言大鋮陷于逆案徒以當年爭吏垣不得致魏大中死于詔獄殺大中者魏璫大鋮其主使也國家莫大于邪正消長之辨而不可為次即大鋮才誠可用且應究邪害正之本終病世道則所爭于風紀之地者一也祖宗故事九列大僚必用廷推主之者吏部而臺省主封駁深得古爵人於朝之意

乃者中旨頻降司農之後繼之少宰我曰佛一行之得失參半也未幾而大鉞之司馬又繼之從此廷推可廢一切部院臺省職掌皆廢獨容此二三權貴朝進一人暮進一人而其爲科封墨勅之漸有不待問者則所爭于風紀之地者二也夫一大鉞耳挺輔言之而不果行且意其必屈体公議與天下更始何勳臣祚昌又繼承風旨更唱迭和取旨如寄宰相之權如此且爲贖之縱方奉明旨申飭大小臣一槩停止而勳臣晉紀之臣尤不能爲祚昌解則所爭于風紀之地者三也臣聞明主

觀大鋮事皆罪不
咎諸臣忠毅諸〻形
言〻於進用之日宜

賞諫臣而 陛下且猶懸一局禁曰不得仍前把持濆
擾假令今後廷臣相率唯諾取媚望盛世福祈特寢大
鋮新命果度人才可用不妨徐俟論定再聽廷推吏科
右熊汝霖言新用阮大鋮 皇上既以知兵拔之自當
置有用之地壯我長城臣前請其長江要害一疏果亦
區畫分明以此才或當虞或當冠衆能使封疆屹若前
此執事諸臣自當收合以退若止優游司馬樞輔已能
爲之何須添此一席皆不聽大鋮爲人悶狡初以科俸
補吏部同邑左光斗等疑惡之迫使去用魏大中代罷

尚偏偏而陰行贊溪何
必有實核況為魏閹
黨孤為何不復尋實
核耶

大城者亦偏也若陰行替溪亦無寬撥然北番內傳又作媚璫公案矣時懷遠侯常亂緒亦請罷大城所起之宮井正攢營之罪人皆賛其言

南渡錄卷之二終